

# 黃縣真器

王  
猷  
唐  
著



王獻唐著

黃縣真器

· 黃 縣 吳 器

王 獻 唐 著

\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)

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\*

書号: 2402

开本 88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張 5 1/2·插頁 2·字數 71,000

1960年12月第1版 196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100

統一+号: 11099·91

定 价: (9) 0.85 元

## 引言

山东省博物館現在陈列的八件周代莒國銅器，是一九五一年黃縣出土的。原系墓葬，由農民挖出歸公，未經清理、發掘，只能對銅器本身作研究。

仅仅八件春秋期器，銘文又不長，按一般寫法不過一兩千字。但在研究中不斷的發現問題，解決問題，竟牽連草成五個部分。第四第五兩個部分，雖由黃縣莒器引出，在全書體裁上不宜與上合併。現把第一至第三部分編為此書，以第四第五部分，名

『山东古代的姜姓統治集團』，另为一書。

第二書大集完成，尚須修正補充，有許多地方在这一書內時常涉及，只有从略。

从来没有把八件銅器写成这样长文的。当然不是以长为貴，有一些卜辞金文史料，过去都未系統的整理过，有一些古文字也未明白解释过，这都与異器有关，把它整理、解释出来，文字就要拖长。

在这里边，提出了三千年左右山东两个不見經傳的古国，时代虽早而史迹瑣碎。我不怕細小，只怕說的不正确。內中包含肯定的絕大部分和假定的某些部分，無論肯定假定，都希望讀者糾正我的錯誤。

王獻唐

一九五八年四月

# 篇目

## 第一部分

- 一、 異器出土情況與灰城遺址..... 三
- 二、 八件異器的分組和時代..... 一六
- 三、 器銘考釋..... 一九

## 第二部分

- 一、 異非杞亦非紀..... 五
- 二、 殷代的異國..... 七
- 三、 周代的異國..... 二三

### 第三部分

- 一、黃县異器的墓主是誰？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- 二、那一个國家領主是灰城統治者？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- 三、異國在那里？……………一五六

## 一、異器出土情況与灰城遺址

一

山东前萊阳文物管理委员会黃县分会报告該县異国銅器出土情况，略謂：一九五一年四月，县城东南十里灰城区域南埠村，村民姜德科在村东地内平泥沟，由其伙伴后李家村李显安掘出銅器八件，疑器中含金，敲击驗看，致多损伤。当时由南埠村分得一部分，李显安分得一部分，还有一件匜，归該区区政府保存。

銅器出土以后，黃县分会即派金經一、张敏生到南埠村調查，繼由县人民政府酌給奖金，使銅器全部归公，現在山东省博物館陈列。

八件銅器，四簋及盘、匜俱有銘，一鬲一鼎无銘。匜最完整，鼎残存一半。

鬲的口緣中間，繞有深槽，上必扣合他器，當是一個甗的底部。報告謂南埠村分得一鼎、一盤、一簋，李显安分得二鼎、三簋。如果屬實，應該還有兩鼎。當時或出一鼎一甗，甗有上下两部，上為甗，下為鬲，上下有合为一器的，有分兩器扣合的。這是第二式的甗，出土時上下殆已分離，農民誤為兩鼎，其中一個鼎，即是現在甗下的鬲，另一個鼎，便是甗上的甗，既未交出，或已破碎遺失。

報告又謂：與銅器同出  形器一，長尺許，黃白色。村民說是滑石。當時斷為數段，兒童取去用作石筆。又一物，形如珠而長，中有孔，側有渠，當是佩飾。外陶罐一件被打碎，張敏生在該處捺得陶片，內作紫紅色，外為黑色。

大批銅器一般出于墓葬。八器位置情況，最初傳說藏于甕形器內，經調查，知系羅列方式。由其方式，証知仍屬墓葬，珠形佩飾為墓主服用用品，应有屍骨，并有一些不在報告以內的物品。

灰城這一墓葬，屬春秋時期（詳下）。

古文化遺址，時時出土文物，現在所知材料如下：

一、王道新黃縣志稿金石目（刻未），謂清光緒八年秋，灰城大子家村中，掘出古

錄一紐，文为『陈逵疾私錄』，归同邑丁树楨。这也是一个墓葬，錄为墓主佩帶物品。『逵疾』即去疾，『私錄』的私，当是信字。彼时信字从人从言，也从人从心，心字省作𠂔，人又作亻，每誤釋为私为訊。凡是錄文后作『信錄』两字的，都为战国作品。

二、王又著有黃县金石杂記(未刻)，謂光緒間灰城出周瓦登多件，上鈐印文，有的，有作賈里的。这一鈐印作风，在山东东部說，应是齐都临淄向东传播的，一直到福山。即賧，亦即益都益字古文，齐国圓錢和临淄陶文，屢見此字，为古益邑地名。灰城既有此項鈐印陶器，可能是当作商品輸入，或齐国益邑人来此所造。

三、以后黃县分会又派張敏生、杜明甫复查，傳說一九一四年前后，灰城內城有人掘井得四銅鐘，为邑人王曼生購得，不久又有方鼎等出土，售于县城达观閣古董鋪。一九三一年左右，灰城沟北村王姓，亦掘得五銅鐘，敌伪时期被迫售出。光緒登州府志載灰城曾出古乐器(見下)，未言何器，我意味着山东省博物館有黃县丁树楨的两个編鐘，也是灰城所出。丁在山东陈介祺、吳式芬以后，是第一位收藏金石

的。他从外地買入手中購買銅器，类有銘文，若本地出土，为桑梓文物，則不計此。登州府志这段灰城記載，特別翔实，疑是黃县人就近勘查所写，其时丁氏正在大收古物，因而把两个編鐘說成古乐器，叙入文内。鐘皆无銘，土鏽斑駁，也象征不是从外地展轉購来的。这样推測，再結合張、杜調查，似乎灰城先后曾出土十一个鐘，据說那九个也无銘。博物館藏的是春秋时器，其余虽屬傳說，但能肯定当时灰城有一个或数个墓葬先后出土一些銅器。

四、在灰城中，箭鏃等类小品，时时可以拾得，陶器出土尤多，碎片几乎遍地皆是，类为灰色，間有作黑色的。山东博物館陈列的黑色高髹陶豆，为清光緒十八年秋灰城出土，附有該县王守訓刻記。豆制极精，黑色微光，为战国期作品。

現在灰城遺址，有內城、外城，外城依山修筑，高下不一，內城面积約可二百市亩。此次銅器出土的南埠村，在外城以內东南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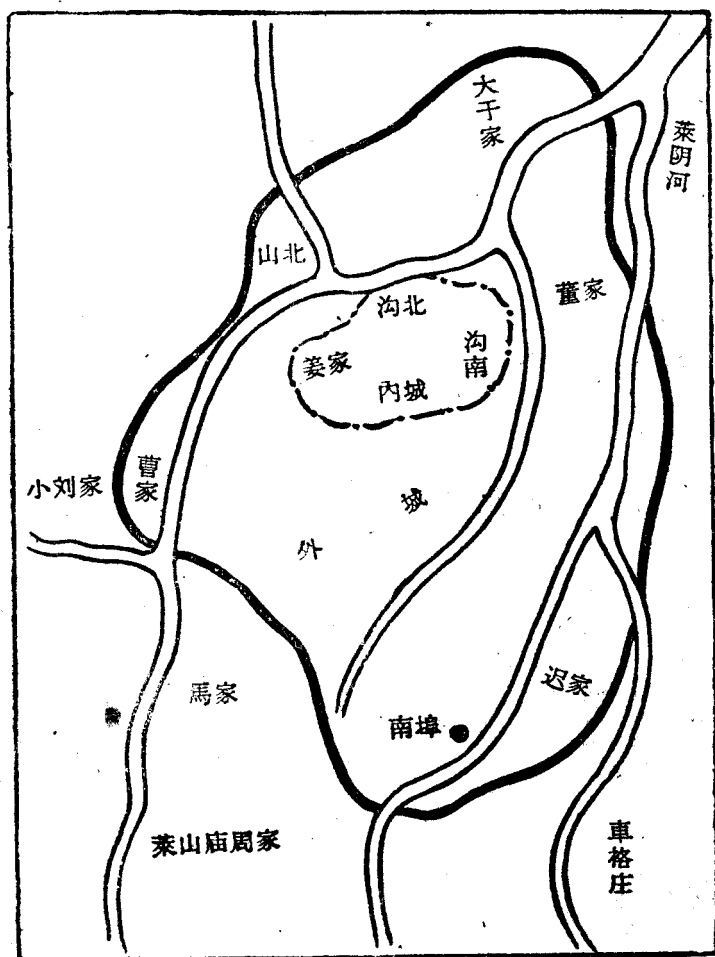
光緒登州府志灰城下云：『其建置遺址，沿馬嶺山坡起，包括南埠、迟家两村，北經烟台頂西南麓，西逾萊阴河，沿鳳凰山南坡，經董家、大于家、北山諸村之北，至姜家村西。相其形势，当系沿岡阜之頂，包括曹家村而东，迴环相接，周

約十余里。又內有城址遺形，起于姜家村之東南角，環繞沟南、沟北兩村，由沟北村西，延至姜家村西，迴環約三四里。現在土基高三丈至二三尺不等，廣二三丈以至數尺。二三十年前，高廣尚倍于斯，以土人拓地取土，遂漸低下。姜家村前，復有荒台巋然，故老傳為古時典兵處，似或可信。上述遺址，土人耕田，每有古瓦陶器及銅币折戟斷盔并古乐器等發見，第居民无考古常識，不知保守，甚屬可惜。以此觀之，其地為前代設置城鎮或先民据險守土之故址無疑。』這段記載，是經過勘查寫出的，在過去府縣志中，頗難能可貴。

灰城城址現已更為低下，土基斷續猶存。甚么時候廢為分散的村落，无从知道。外城內的北山村，曾發現一個墓葬，張敏生、杜明甫采集三块墓磚，現藏山東省博物館。磚為方胜紋，各在磚的一首刻字。一為『建熙元年』，一為『朔二十四日癸巳葬』，杜疑中間尚缺一块，按历法推算為『十一月庚午』五字。另一块，文為『孫永平墓』，杜疑其上尚缺两块，殆記孫永平籍貫。墓系磚砌，在墓門兩旁露出的磚首，對刻兩行文字，每行各占三磚，作风特殊。建熙為南北朝時燕國慕容皝的年号，那時既有墓葬，當然也有居民。大約城廢以後，內外城址中，始終分布著

一些村落，直至現在。

一九三二年黃縣修志時曾測繪縣圖，圖由張敏生捐公。現在影繪圖中灰城一部分（刪去等高綫并簡化一部分），內外城址界綫，系就張、杜勘查的斷續牆基所在補入。虽未尽可据，若和登州府志对照，全部遺址輪廓，即可瞭然。



图一 灰城遺址草图

二

緊接着一个问题。过去对灰城說法不一，有謂卽春秋时萊国都城的，有謂不在此地的，綜合为以下数說：

一謂萊都在故黃城。春秋宣公七年左氏传杜注：『萊国，东萊黃县。』杜說出于汉代服虔，以后元和郡县志、太平寰宇記、路史及郑氏通志，均謂黃县故黃城卽萊国，清代如讀史方輿紀要諸書因之。服杜旧說，本指萊被齐灭东迁所在。故黃城为汉代黃县故城，亦謂东黃城，在县东偏南二十五里，距灰城約二十里。黃县志稿金石目有『李忠』印，謂出故黃城附近黃城集田中。印文紐制与汉代合，未聞出土秦前物品，亦无秦前其它遺跡，說为萊都，今无实据。

一謂萊都在龙門山。齐乘：『黃县东南古萊子都，地名龙門。山峽之間，凿石通道，极为险隘，土人曰萊子关。』山东通志、登州府志及康熙黃县志，均謂在今城东南二十五里，地名龙門山（按黃县龙門山在城东南四十余里）。康熙志又說：『左传齐人伐萊，萊使

正輿子、賄夙沙卫以索馬牛皆百，齐师乃还，卽此。『龙門山在黃城集南，距灰城頗远。萊子东迁，据左氏传只将一小部分統治者安插在郕地，国已不国，安有新都？有亦不需在山上修建。齐乘殆据萊子关故名，推測而得，并无它据。至康熙志引左氏传指实其地，更为數会。左氏所記，当在山东中部昌乐临朐一带。』

一謂萊都在灰城。康熙志又云：『其后齐复入萊，迁萊子于郕，在国之东，故曰东萊。地今去县城十里，基址犹存，一名归城，取萊子归附之义。居人多以凿石烧灰为业，訛名灰城。』乾隆黃县志因之。同治志云：『今黃县人士疑灰城卽萊之故都，龙門或为萊之故关，亦頗近理。』康熙志以萊都本在龙門山，因說齐又迁萊于郕，为第二个都城。龙門和灰城同在黃县，齐又何貴此迁？不迁則灰城为萊故都，应名萊城，迁而灰城为郕，应名郕城；今皆不尔，何以知其为萊都？所謂『萊子归附之义』，是用后代『归德』『归化』等地名为說，那时是沒有这种名例的。至于东萊二字，見国語、管子，康熙志講的也不正确。但是灰城和归城名称，最早在这里出現，当系故老相传旧名，据而著录，迄今未改。

一謂萊都在卽墨。黃县志稿謂：『县人士因傳記之文，考訂萊国故都，应在卽

墨。其說略謂史記齊太公世家，萊侯与太公爭營邱，其時萊为侯国，律以周制，侯封无都黃而边營邱之理。春秋襄公二年传：「晏弱城东阳以徧萊。」六年传云：「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萊。及杞桓公卒之月，乙未，王湫率师及正與子、棠人軍齐师，齐师大败之。丁未入萊，萊共公浮柔奔棠。四月，晏弱围棠，十一月丙辰灭之，迁萊于鄆。」考东阳在临朐东境，萊都当与相近，并去棠不远，則当为古卽墨附近云。『黃县人考萊国旧都在临朐附近，大体正确。古卽墨在現在的平度地带，不能因为萊共公奔棠，棠在古卽墨，便說『迁萊于鄆』的鄆，也一定在古卽墨附近。春秋战国慣例，灭国迁君都在相当遙远地带，不在附近。亡国之君如在附近安定下来，就能勾結原地居民，乘机复辟。当时平度地带，大部分为齐占领，絕不肯把萊子安置在自己境内，一定要迁到远处，使他孤立起来。』

一謂萊都在黃县。光緒登州府志：『据左传襄公二年齐姜薨，齐侯使諸姜宗妇来送葬，召萊子，則萊子自是齐之宗室。蓋太公时之萊，久已亡矣！其地屬于齐，以之封支庶，在今青萊之間，自非黃地。及萊又灭，乃迁于此，故曰东萊。……古萊子国設置迁徙年月，殊难詳考，但証以各書記載，其故城当在黃也。』这些說